

夷流亡^①。

由家庭主婦一躍而成爲總統的艾奎諾夫人，於執掌政柄後，面對馬可仕所留下破爛局面，真可說是荊棘滿途。在經濟上有外債二百六十餘億美元以及上年的經濟負成長，失業者超過二百萬人^②。加上馬可仕在非留下的勢力，仍然相當強大：除國會議員絕大多數都是「新社會運動黨」黨員外，各省市長亦屬如此；而在工商企業方面執牛耳的，也多屬於馬氏夫婦裙帶關係成員。無怪馬可仕雖流亡異邦，仍經常強調必將捲土重來。因此新政府宣佈爲「革命政府」後，隨即廢除國會，重組立憲國會，並將先前的省市長予以更換；對與馬可仕夫婦裙帶集團有關連的工商企業者，將其貪墨資金追回公庫，這方使馬可仕殘存勢力逐步清除。

菲南「摩洛族」的叛亂，及菲共「新人民軍」的干戈擾攘，乃爲菲國大患，早已形成社會不安，艾奎諾夫人入主馬坎南宮，首先致力於與叛亂勢力以玉帛化干戈，前者雖已很迅速地得到回應，後者則由於軍方及右派閣員的反對，遂造成了政府有左右中立各派的分歧，在馬可仕殘餘的統戰陣線之下，軍人政變奪權的謠傳紛起，以致一般認爲新政府風雨飄搖，而自封爲副總統代總統的前外長托倫蒂諾的政變，雖爲時甚暫即告流產，但由於有軍人參與，對新政府爭取的外資投注，則影響頗大，尤其是國防部長安利爾對政府致力與共軍和談，不願苟同的言論已經公開，被認爲此乃軍人政變的前奏^③。

(二) 柯拉蓉政府渡過重重難關

柯拉蓉於執掌政柄之初，即釋放以共黨份子爲主的政治犯，強調將以和談結束叛亂戰爭——包括「摩洛民族」及菲共「新人民軍」的叛亂。一般認爲她的此項圖謀，起因於其競選時所組成的「戰鬪聯盟」接納了菲共外圍組織「巴揚」的參與^④。當時菲共中央雖下令「巴揚」臨陣撤退，以免柯拉蓉取代馬可仕政權，惟其中仍有大批左派份子不惜矯命在選場上協助柯拉蓉，其後亦爲新政府所借重，此外，與柯拉蓉搭檔競選而得以出任副總統兼外長的勞雷爾以及一手拉攏他倆合作與馬可仕在選場對壘的紅衣主教辛海梅，都認爲菲共陣營中的絕大多數都是被馬可仕專制政權逼上梁山，一旦政府宣佈願與菲共進行和談，並號召他們只須棄械歸誠，便不咎既往，預料歸誠者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⑤。

註① 艾奎諾夫人新政府如何重整菲局，中央日報，一九八六、二、廿八，二版專欄，拙著。

註② 菲人失業問題嚴重，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十、三，一版。

註③ 陶倫迪諾自封代總統的來龍去脈，中央日報，一九八六、七、八，五版專欄，拙著。

註④ 「巴揚」，非語即民族之義。

註⑤ 菲新政府面臨和戰抉擇大考驗，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六、四、廿三，二版社論。

在「摩洛民族」叛亂勢力已表明願意和談後，新政府對非共必將步其後塵更有信心。經過政府多方努力，雙方終於有談判的開端。在此一過程中，向政府歸誠的共黨份子——包括集體來歸者——雖紛至沓來，惟非共「新人民軍」不僅叛亂如故，且人數亦由一萬五千餘人增至二萬餘人。無怪新政府中以國防部長安利爾為首的部份閣員，公開反對與共黨和談，認為此舉無異與虎謀皮，自投陷阱，因此，由五方雜集拼湊而成的新內閣，更顯露了左、右、中立派的分歧。

當內閣左派閣員如勞工、地方政府等部長公開要求安利爾辭卸國防部長之際，代表軍方的參謀總長羅慕斯將軍，亦向總統要求，須將左派閣員清除。在此內閣閣員分歧以至對壘的情勢下，軍人政變的傳言，甚囂塵上。尤其在柯拉蓉總統訪問印尼、新加坡，及其訪美、訪日的行程中，政變消息的傳播，更如山雨欲來，幸賴華府歷次聲明堅決支持新政府，且由於柯拉蓉於訪美及訪日時，爭取到了大量經援，而美日兩國工商界更承諾向非投注大量資金，終於安定了非國的人心，戡止了政變的出現。

至十一月下旬，安利爾因企圖恢復舊國會的政變流產，從而辭卸國防部長；柯拉蓉接受參謀總長羅慕斯將軍的建議，清除了內閣極左派及不稱職的閣員，從而造成新政府不再有分歧，大可團結實施新猷。預料在新憲法於一九八七年二月經過全民投票通過後，此一多事的羣島國家又可恢復民主憲政^⑥。

(三) 泰、馬大選豎起民主里程碑

在東南亞以軍人政變奪權著稱的泰國，在一九八六年的大選中，似已步上民主政治的道途，此一佛教王國自實行君主立憲政制以來，由軍人憑政變奪取政柄實行統治的期間最長，其間雖曾由軍政府組成政黨，通過大選形式再執政，惟府會都對軍人仍然馬首是瞻，至他儂軍政府被民主學潮推翻後，奉泰皇御令成立的桑雅過渡政府，修訂新憲，惟繼後依據新憲所舉行的大選，沒有任何政黨取得國會過半數議席，而有資格單獨組閣執政權，遂不得不組成聯合內閣；但是聯合內閣又起內爭，形成社會不安，促使軍方又不得不再以政變奪權。

至聯合內閣推舉普瑞姆將軍出任閣揆以後，政黨與軍方始告相安，其間雖有政變發生，但迅即遭到救平，可見由政黨聯合組成的內閣得到軍方具有資望者參加執政，實為步向政治民主的階梯，若問泰國大選依照憲法規定，在一九八三年舉行後，須到一九八七年方為重開大選之期，何以提前於一九八六年進行大選？原因是同年五月一日，政府所提出的「陸上運輸法案」，由於執

政黨議員陣前倒戈而遭到了國會的否決，迫使普瑞姆內閣不得不斷然宣佈解散國會，而提前於八六年七月廿七日舉行大選^①。

根據調查，造成執政黨國會議員陣前倒戈的因素雖多，而最重要的，則爲有人向他們行賄，而賄賂重金又來自軍方。一般認爲三軍統帥兼陸軍總司令的阿迪將軍早有問鼎閣揆野心，而其限齡退役又即將到來，以致他爲行賄者已呼之欲出，基於泰國三軍之中，以陸軍總司令領先，不僅因其麾下的部隊最多而權勢赫赫，且有龐大的經費作爲開銷——尤其列有鉅額的特支費，可以任憑陸總支付，所以賄賂執政黨國會議員臨陣倒戈的紅包來自阿迪，更有蛛絲馬跡可尋，由五月一日至七月底大選之前的一段時日，軍人政變的謠言紛傳，已形成曼谷以至全國，大有風雨滿樓之勢。普瑞姆乃以看管閣揆身份，採取霹靂手段，斷然下令將阿迪將軍的陸總職務解除，只保存其三軍統帥虛銜，並准其俟同年八月一日再行退役。至此，軍人政變的謠傳，乃告戢止，大選也能如期順利舉行^②。

在泰國，由文人政府下令解除一位軍中要員職位——尤其是對權勢赫赫的陸軍總司令一職的更替，並能令其俯首移交，此次乃爲創舉，亦可視爲泰國政治民主的新里程碑。但在此次大選後，仍然沒有任何政黨獲得國會席位的過半數，結果由四黨組成聯合內閣，並共擁普瑞姆蟬聯閣揆之職。由文人與軍人領袖共掌政柄的聯合內閣，在民主意義上，大不同於過去由軍政府組成政黨後，聯合文人組成的內閣，實即政黨政治的初階。

在此同時，與泰國接壤且同爲「東協」伙伴的馬來西亞，亦將大選提前一年舉行。自大馬第三屆大選引起華、巫種族流血衝突的慘痛後，馬人對大選原已談虎色變，而此次執政黨之所以決定將本屆大選提前舉行，乃鑑於在野黨正在相互爭取選民，且有馬共滲透利用從中煽動暴亂的跡象。繼一九八五年底華玲暴亂事件之後，又有八六年三月沙巴教派大衝突發生。這些都是促使執政黨提前大選的由來。所幸大選時平靜無波，且執政黨——「國陣」又獲得大捷，所得的國會席位，已超過了三分二的目標^③，顯示一九八六年也是大馬民主政制的光輝年。

(四) 棉局八點和平方案的背景

在一九八六年更值得重視的東南亞大事，乃爲高棉已顯露了和談的端倪。三月十七日，「民棉」三邊聯合勢力領袖在北市召

註① 泰國大選與政局展望V，本刊，第廿五卷第十二期，張耀秋著。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馬來西亞大選後的政局展望V，本刊，第廿六卷第一期，拙著。

開閣議，呼籲以和談結束高棉戰爭，並提出了如下的八點和平方案：

- (1) 就十六萬越軍撤出高棉問題與越南甚至其他國家舉行談判。
- (2) 在就越軍撤離達成協議後，將實施停火，以便越南按照協議分兩期撤軍。
- (3) 聯合國監督停火及撤軍。
- (4) 在越南完成第一期撤軍後，與亨桑林政權舉行談判，籌組以施亞努爲首、宋山爲總理的「四邊聯合政府」。
- (5) 在「聯合國」觀察小組監督下，舉行自由選舉。
- (6) 重新確定柬埔寨（高棉）是一個獨立、統一、自由民主、和平、中立、不結盟，領土上沒有任何外軍的國家，其中立將由「聯合國」保證。
- (7) 歡迎所有國家——包括東西方國家和中立不結盟國家，幫助建設高棉。
- (8) 願與越南簽訂和平及互不侵犯條約^⑩。

此一方案，是否屬於自我陶醉有如痴人說夢？有沒有成爲高棉和平徵兆的可能？我們須進一步分析其提出的背景，方可得到問題的答案，首先要分析的，爲高棉何以形成東南亞地區爭執的焦點，因而爆發從一九七九年開始以至今日的長期戰爭？當時越南聽從蘇聯的支使，揮動廿萬重兵侵棉，以破竹之勢於攻佔金邊後，又將重兵直迫泰邊，不僅使「東協」國家有累卵之危，連緬甸亦大受震撼。至於克宮的企圖，則在乘美國退出印支三邦並勾引中共協助其維護「東協」國家安全之際，利用河內爲其走卒，將美國在此地區的殘餘勢力及中共伸展的力量一併驅除，俾便蘇聯建立霸權。

其時鄧小平於訪美返平後，立即出動重兵分五路攻入越北，「東協」國家亦即加入中共所推行的反霸陣營，強調「打擊大霸蘇聯，必先反擊越南小霸」。位於侵棉越軍虎口邊緣的泰國，且允許中共假道援助「赤棉」在棉西山區重整師干，繼後且由北平制使「赤棉」將「民主高棉」流亡政府擴大，容納非共的抗越棉人勢力——施亞努派、宋山派參加，而歷屆「聯大」都能使「民棉」政府保持代表權，並以經貿制裁越南，以迫使其侵棉越軍必須全部撤離。凡此都須歸功於「東協」在反霸戰線上的戰果，顯示「亞西安」國家對棉戰的舉足重輕^⑪。

但在另一方面，泰國少壯派軍人因棉西的越軍旱季攻勢逐年升高，且不斷侵犯泰境，且因中共所作再懲越南並在泰國遭到侵略時斷不袖手的承諾，都屬空言，乃認爲棉戰實係中越共之爭，其主戰場應在中越邊陲，其所以集中於泰棉邊境，實乃由於曼谷

註⑩ 《星島日報》，一九八六、三、十八，引據法新社北平十七日電。

註⑪ 從三角關係看中越共之戰，本刊，第十八卷第七期，拙著。

惹火上身而使然。基此體認，「東協」年會乃決定對高棉戰局從與越南對立而改變為中立調人立場，並推定印尼及大馬外長負責促使美越改善關係。其後，印尼外長莫達僕僕風塵，往來於華府與河內之間，就雷根所提改善美越關係的兩大前提——協助美國尋找在印支失蹤美軍下落及將侵棉越軍全部撤離，進行洽商，結果越南對前者欣然接納，對後者則仍然堅持須到一九九一年方可履行，至雷根於四月杪訪問印尼時，又向「東協」外長表明：美國準備參加棉局和談^⑫。至此，參加反霸陣線的自由國家——包括美國及其「東協」盟邦都贊成棉局和談，而「民棉」的八點和平方案遂亦應運而生。

(五) 中共蘇美何以也都主張棉戰言和

在反霸陣線上有盟主地位的中共，對棉局和談的真正態度究竟如何？中共邀集抗越棉人三派領袖在北平召開閣議，作成八點和平方案；而李先念等中共頭目，又接連為此八點建議喝彩。這些言行，是否出於北平為棉局謀和的誠心？其實，中共雖有再懲越南及馳援泰國的承諾，但它陳列在越北邊緣的重兵，每當侵棉越軍進犯泰境及曼谷懸望其再採圍魏救趙戰略的攻入越北之時，都未付諸實現，此乃中共於致力「四化」建設的同時，無力再負擔戰費而使然^⑬。如今面對「東協」國家決定對棉局改採調人立場，反霸陣線出現了裂痕，遂不得不促使「民棉」提出和談建議，俾便止戰言和，可見反霸陣營各成員國包括中共在內，都有一致將棉戰付諸和談的誠意。

若問蘇越對此的態度如何？就克宮而言：其最初支使越軍侵棉的目的之一，乃在以越共南侵之勢，威迫「東協」國家不得不要求蘇聯出面調停，如此克宮即可乘機推銷其炮製的「亞安體系」，而將美國及中共在此一區域的勢力一併掃除，孰料中共揮軍攻入越北，使河內腹背受敵；同時中共更透過華府促使「東協」國家與其結成反霸陣線，使克宮欲藉棉戰向「亞西安」推銷「亞安體系」的企圖落空。而且蘇聯發現，越南恃其支援侵棉併寮，志在實現「印支聯邦」的野心，而將棉寮變為河內附庸。克宮原知越共乃中共哺育扶植而成，至羽翼初豐，便對北平恩將讎報。一旦「印支聯邦」組成，越南勢將挾此三邦的廣土衆民，亦對蘇聯反目成仇。因此，蘇越對金邊及永珍領導權的爭奪，乃由暗鬪變為明爭。

其次，蘇聯與中共謀求重修舊好，對北平所提三大前提之一——要求克宮制使越軍全部撤離高棉，雖明言兩國談判，不能涉及第三國問題；惟觀察家認為雙方對此可能已有某種程度之默契。而此次「民棉」三派領袖在北平決議提出八點和平計劃之時，

註⑫ 《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四、廿七，二版。

註⑬ 同註⑫。

正值蘇聯副總理阿希波夫在北平從事與中共修好商談之際^⑭，即可推知克宮對此和平計劃，已與北平先有默契。不過越共一向以桀傲不馴聞名，而克宮對附庸又都是見機而行，對越共更是如此。例如它對越南「金蘭灣」早已垂涎，但在美軍退出越南後，河內並未將金蘭灣列入歡迎蘇艦訪問的名單；直至中共出兵攻越，蘇艦游弋於東京灣為越協防，才獲准進入金蘭灣。所以河內是否接納「民棉」的和談建議？仍須從越南當前的處境着眼，加以探討。

(六) 越共經改派的崛起

越南經過卅多年的戰爭，才得以統一南北。在田園寥落、廬舍為墟的情況下，越共政權竟捨棄復興建設，繼續從事戰爭；而南征棉寮時，又須揮軍防阻中共進窺越北，遂不得不將先前六十萬人的國防軍，擴充為一百廿餘萬兵員，致使人力資源大都消耗於戰場，無怪其幾個五年經建計劃，都不能達成生產指標。至一九八六年，越共總書記的更替及六屆黨代大會的召開，使得黨的領導層中「經改派」與「守舊派」的內訌，由暗鬪化為明爭，據英國國會代表團訪越後透露，越共領導層較年輕者，熱衷於經濟改革，力主仿效東歐國家，將經建權力，分別由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以致與堅守中央集權及統制經濟的老派對立^⑮。

同年十二月中旬，六屆黨代大會揭幕，總書記長征、總理范文同、資深政治局委員黎德壽等三巨頭都宣佈退出領導層，顯示「經改派」即將予以取代。此外尚有因堅決反對出兵侵棉而被排出政治局的前國防部長武元甲，最近已恢復名譽而重入政治局，並在黨代大會預備會議席上，指出越南經濟衰退，影響民生，招來民怨，不能完全歸咎於主管官員。言下之意，似有譴責以人力資源耗費於戰場者的含義^⑯，亦可視為越共頗思止戰從和的表徵。況且發展經貿，必須致力於爭取外國經技投注，且須以自由國家為先。越共為達此目的，便必須遵照「聯大」決議，將越軍全部撤離高棉，方可不致再受國際經貿制裁。此乃越南經改必經的途徑。

越南由經改而達成經濟復甦的企劃，是否只是「經改派」一廂情願的空想？其實此項構想，已在南越胡志明市（西貢）付諸實施。該市已有家庭式的小型工廠林立，並接納了海外越僑的投資，除私營及合資經營的工業而外，公營工廠亦裁汰冗員，在生產線上的勞工，均可得到百分之五十的獎金。據該市人民委員之一的武鶴花指出：此項改革，乃由副總理武文傑領導。他排除了

註⑭ 同註⑩。

註⑮ 越共黨魁更易與經改難題，本刊，第廿五卷第十二期，拙著。

註⑯ 臺北《聯合報》，一九八六、十二、十六，四版。

拖累的配給制度，使用「社會主義經濟會計和商業」替代中央計劃，遂造成南越經濟務實派的成績斐然，此外，該市又採取有限度的對外開放政策，與「東協」國家如大馬、印尼、菲律賓等通航，並作貿易往來，連堅持以經貿制裁越南的泰國工商界，亦有不少人企圖開闢此一市場。此即證明越南經改派的構想，確實可以由變而通^①。

(七)高棉止戰從和在越南出現的徵兆

經改派在越共領導層中能夠脫穎而出，並非偶然。主要因素，乃由於他們的企劃可以挽救困窮，不過戰爭狂與建設熱，二者不能並行，當一九七五年，越軍席捲南越並統一全越三圻後，軍人紛紛解甲歸田，由戰場回歸到生產線，使經過卅多年戰禍的北越，百廢俱興。無奈當時南越叛亂遍起，既有阮文紹留下的反共義士拒不投降，又有地方觀念濃厚的南越人反抗北越的吞併；再加上「南解」政權被合併後，其外圍份子亦揭竿反抗河內親蘇政權。而北平更支使「赤棉」政權，不斷突擊越邊，致使來自北越的邊防軍在腹背受敵，河內便只有揮動重兵侵入高棉打垮「赤棉」而佔領金邊。

金邊亨桑林政權的建立，河內的原意，只在於為南越豎立國防的屏障，藉以阻遏中共支使赤棉突擊隊向南越進攻，分析「民棉」所提出的棉局和平八點建議，其中包括與亨桑林勢力組成四邊聯合政府共同執政，及在高棉領土上不許有任何外軍駐留，且願與越南訂結互不侵犯條約。河內出兵入棉原採以攻為守的戰略，而上列各點頗與此項戰略相符。且河內既已飽嚙贖武路線的苦果，正在謀求經濟改革以挽救國貧民困，對於棉局和平八點建議，理應予以有利的考慮，並視當前為以和談結束戰爭的最佳時機。

河內對外援的爭取，其念念不忘的，厥為季辛吉前在「巴黎停火協定」簽署時，向黎德壽所作美國將以四十億美元援助印支三邦戰後復興建設的承諾，其中越南可以獲得卅二億美元。其後越共席捲南越，將「巴黎協定」撕毀，但並不認為美方所允諾的巨額援款會因此落空，因為越共相信華府在越南所企求的，只在於美國勢力的存留，並不計較西貢自由政府的能否保留，至統一南越後，河內再與華府建交，既可獲得季辛吉承諾的援越巨款，又可引入美國的勢力，以平衡蘇聯與中共在越競爭的情勢，使河內在外交上，可以遵循東歐國家南、羅的獨立對外路線，甚至三面逢源。

至南北越統一後，華府與河內即在巴黎展開建交談判，顯示河內對華府的估計大致不差。無奈雙方的建交談判只剩下美援款項的名義問題——美方不能同意越方將援款稱為「戰爭賠償」，須標明為「戰後復興建設」援助，而此時北平與華府却已決定建

註① 入南越經濟務實派成績斐然，參見《星島日報》，一九八六、四、廿四，第十版（世說欄）。

交，美國亦表明中止美越建交談判。不過河內在經建投資捉襟見肘的窘迫情形下，斷不會將此巨額美援款項忘懷。最近印尼外長莫達在促成美越建交的過程中，曾向河內轉達雷根總統所提出建交兩大前提：一為河內必須協助美方尋找在印支失蹤的美軍下落；二為將侵棉越軍全部撤離。河內對前者立即承諾，使美國的「越戰善後機構」人員隨後在河內設立分支機關展開工作，美國工商企業界代表團近百名團員抵越訪問，亦得到了河內朝野的盛大歡迎。河內對後者雖然表明須到一九九一年方可履行^⑩，但在越共經改派抬頭後，為早日結束棉戰以爭取外國經援，似亦不無提早撤軍之可能。

（八）蘇聯向「東協」伸出的貿易鈞餌

東南亞諸國因世界經濟景氣低迷而陷入經貿困境的，並不限於印支三邦。「東協」國家亦因美國市場設限，其產品難以推銷；尤其是以輸出米糧為主的泰國，因美國對米糧外銷補貼而奪去泰米市場，以致引起泰國工人農民的反美風潮，中共雖乘機宣佈開放若干濱海地區，號召外國貿易投資，並曾造成「東協」國家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的熱潮，惟因在中共治下開展經貿，障礙重重，已使「東協」國家的工商界發現中國大陸無法代替美國，不得不另覓生財地區，蘇聯遂乘機而入^⑪。

與高棉及寮國毗連的泰國，自越蘇在金邊和永珍建立傀儡政權以來，便不得不更加強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且當侵棉越軍直迫泰邊之際，中共亦揮軍攻入越北，使越軍不敢侵犯泰疆，以致曼谷在反霸陣線上，與北平聯手合作的密切，在「東協」伙伴國之中佔先。因此，莫斯科向東南亞自由地區伸出的貿易鈞餌，乃以泰國為首要目標。在一九八六年，蘇聯曾派遣其副外長賈丕才及議會和貿易等代表團，次第訪泰。

四月間，賈丕才訪泰時，曾携克宮主人密函親交泰國當軸，且表明為尋求增進泰蘇關係，願增購泰國農產品，以食米木薯粉等為主。上一年泰國售予蘇聯的食米，為十五萬噸，估泰米出口總額四百萬噸的百分之三點七五，當泰米受到美國米糧輸出補貼而奪去其市場時，蘇聯捐贈泰米的承諾，對泰美關係及反霸戰線影響如何？不難推知。繼賈丕才之後，蘇維埃副主席及商業部長又率團訪泰，強調蘇聯對泰國的紡織品及成衣頗有興趣，且稱蘇聯擁有兩億八千萬消費人口的市場，非常值得泰國爭取，他們此行，便是為了討論擴大泰蘇貿易而來。很顯然，蘇聯代表團訪泰的說詞，不僅在打擊美國對泰國工業品的設限，且在沖淡「東協

註^⑩ 同註^⑨。

註^⑪ 蘇加緊對東南亞影響V，A華僑日報V，一九八六、五、廿九，二版，李學明著。

「國家工商界與中共貿易的熱潮」。

蘇聯對印尼及大馬亦伸出貿易釣餌，同樣針對此兩國所產石油及樹膠等產品出口的不振，強調增購問題，蘇副總理雷雅波夫於訪雅加達時，曾與蘇哈托簽訂新貿易協定——包括雙方以貨易貨的擴展。在新加坡，蘇聯看準了新方修船業的蕭條，特與新方簽訂了兩項總額卅億美元的合同。不過，蘇聯對「東協」國家的貿易，雖已達九億美元，但和「亞西安」與美貿易總額二百卅五億美元相較，則仍不成比例^②。

（九）結 論

一九八六年，蘇聯在東南亞自由國家活動頻繁，在表面上，是爲了伸出貿易釣餌，實際上，則是爲了「亞安體系」的推銷，回溯越戰結束時，克宮即多方兜售「亞安體系」，在一再被「東協」國家婉拒後，乃支使河內侵棉併寮。蘇聯滿以爲在侵棉越軍壓迫泰邊時，「東協」國家懷於纍卵之危，必將請其爲調人，俾能達成與越南和平共處，以利其推銷「亞安體系」。迨至「東協」加入反霸陣線，克宮始知詭計難售，而且適得其反，遂不得不贊成在棉止戰謀和。而越共總書記由經改派首腦阮文琳接任，以及當年堅決反對侵棉的武元甲復出，更是棉戰和談的先兆。

註① ▲泰國面臨泰共新挑戰，本刊，第廿六卷第二期，拙著。

註② ▲蘇俄對「東協」的貿易釣餌，▲中國時報，一九八六、五、六，「國際瞭望」欄，一版。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

*

*